

# 恐怖短篇

精选另类恐怖短篇大集成



我看到我自己  
Wokanjianlewoziji

姜越 编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胖子说，我哆嗦着承认，离白天还有几个钟头，我一直盯着门。后来实在挺不住了，我就想最近遇到的事。

有人跟踪我，不知道是谁。后来，六个鬼来向我表示崇拜，记得只要敲敲镜子，已经成为我的影子的他

我马上爬起来拿镜子，对着的一照，吓出一身冷汗来

么？我手心里全是冷汗，这时候门又响了一下，

出了这个？”我没回答，他就把自己的左手手背给

符号，血红血红的。小子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也有一个？”我果然也有。我问他：

“你还没死，不过快了。”“我看你

但魂魄还没离开身体，或者没有死，

怎么会中符咒？这麻烦可是你非过

“我连活着的时候是谁都不记得

想起来！如果我死了我不会放

一点想起来啊，可我就是想不起来

马上去校园里转转！事不宜迟，我

的影子在楼道尽头闪过。可我没有

我能想到的地方。小于冥思苦想

，照在我皮肤上，有一种奇怪

的，难道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拉了我就跑。一直到实验楼地下

：“我看见一个可怕的人，他好像能

说：“不一样，他好像是个法师。”

我要去找他！”我推开小子，大步

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曾经来过

方，乱七八糟的，”你来这里干什么

男生一起来的，就是那个在计算机中心

了后来，我好像很生气，他不停

告发他。”我问：“后来

来他，拍脑袋，高兴的说

，快说你怎样死的？”

我气的转身就走，

我说：“为什么”

就是要一天杀死六个人

特殊的药水让这个鬼奴活

的魂魄，跟在主人的身后，但

道：“原来所以叫做鬼奴，是因

说，而且这个鬼奴还可以继续

会报仇，也不会去投胎，就被你

扰乱什么治安！你男在这里耍嘴皮

是亲戚吗？”林杰说：“救他也不

你是怎么死的就行。”小于说：

死的啊！”林杰说：“你是在

里走了以后就发现手上有这个咒，

妙的死了。”林杰说：“这个咒生

救的，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救他，不

想你在哪里吵嚷的人。”小于说：

“好，你记住，他能不能活完

就是我给他找的，我一定保证他不

气的话，一张嘴却发现什么阿几

说：“师父，你来了，不得了了

什么时候？”阿标说：“昨天晚上

血字，还以为是个邪恶作剧，大

也找不到。”林杰看一眼身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我们在一起

WOMEN'S MOVEMENT

2010年  
第1期

# 恐怖短篇



精选另类恐怖短篇大集成

# 我看见了我自己

Wokanjianlewoziji

姜越 编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看见了我自己/姜越编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1

ISBN 7-106-02069-9

I.我… II.姜… III.恐怖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3630号

责任编辑:纵华跃  
版式设计:韩梅  
责任校对:姜正成  
责任印制:韩彪

## 我看见了我自己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10千字

---

书 号 ISBN 7-106-02069-9/I·0466

定 价 18.00元



## 将恐怖进行到底

中国的鬼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半坡时代，人们就将死去的幼儿放入瓮中安葬，在瓮壁上还留下小孔，以便亡灵出没；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墓地，所有的人都是头朝西北方位，侧卧而葬的；在汉代的墓中更有通道直达死者的嘴边，因为人们相信人死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也需要进食。再向后发展，关于鬼的习俗就慢慢多了起来，而且对鬼也进行了细分化，甚至还给鬼安排了一个世界，将鬼和人相提并论。在这些多姿多彩的鬼文化中，鬼故事也和祭祀、驱鬼、招魂、丧葬、鬼戏等习俗一样，都是鬼文化的一个层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鬼故事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反映着中国鬼文化的某个侧面和它所在时期鬼文化的内容。同时随着大量优秀鬼故事讲述者的出现，鬼故事也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而且它出色的幻想性、故事的曲折性、流传的广泛性和其庞大的数量，相比较其他类型的故事来讲更是首屈一指。

或许是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有关，中国的成人恐怖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到了近现代，美国和日本的恐怖文学创作呈现后来居上的势头，恐怖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风靡世界，深深吸引着一群群层次各异的读者。恐怖故事更是美国好莱坞所钟爱的电影题材。然而在国内，当如今“恐怖文学”可以光明正大摆出来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承认，成人恐怖文学一直存在市场空白点，于是引进的恐怖小说顺利占据了我国恐怖阅读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成为继武侠、言情之后，恐怖小说成为持续潜在的热读潮流和通俗文化的绝对主力。

恐怖小说之所以引起很多读者的热切关注，究竟是为为什么呢？

北京心理医学研究所的主任医师刘哲，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恐怖小说被接受的原因，他认为，恐怖小说的产生与我们接受恐怖的心理因素有关。首先，恐怖在人心理上源自于自我暗示和联想，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从自身的经历而来的。书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暗示行为，可以联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恐怖经历。第二，人们可以根据书中的东西塑造一个恐怖环境。而每个人都有一种涉险



的意识，即在生活平稳时盼望不平静的事情发生，通过自我营造，幻想出另一种生活。第三，涉险——危险意识，即人们希望在涉险时本身并没有危险性。第四则是人们对于未知领域的好奇。

而从社会角度来看，现在，和平时期的现代化劳作使人们的生活富裕稳定了，也加剧了人类精神的需求。人们越来越需要娱乐，需要放松，需要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满足。恐怖小说适时地出现了。它也是娱乐性小说的一种，是以恐怖的趣味去打动人心的，它对于神秘主义的探索和对死亡体验的描绘，无一不带给人深深的震撼和无尽的感触，使人在紧张并有些胆战心惊的同时，体验了一切曾让他如此好奇、惧怕甚至厌恶的真实。然而这种真实是虚拟的，不需要人类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只需经历、感受、想象，仅此而已。所以，看恐怖小说所产生的轻松感与看相声、小品等传统娱乐节目的轻松是迥然不同的，前者加铺垫，有体验、有转化，是一种深层次的轻松感；而后者只是“不能承受之轻”罢了。

正因为这些原因，现在有许多人喜欢上了恐怖，认为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放松。而调查显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大中学生，还有白领女性是首当其冲的读者。女性对于购买恐怖小说的欲望和热情大大超过了男性，并且所占比例居高不下。这一现象与女性生活中冒险经历不多，天生爱幻想的性别特质有关。女性天生的敏感与感性，使她们更能够领略恐怖小说的奇人异事，更易被情节、氛围所感染。不过很多喜欢恐怖小说的读者都不无遗憾地抱怨，本土恐怖小说太“荒芜”，国外的虽好，但毕竟有隔阂。造成一种现象就是，恐怖小说，想说害怕不容易。

为了满足国内读者的口味，北京飞熊文化公司汇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恐怖小说写手，精心打造了一套适合国内读者口味的恐怖快餐——《飞熊本土系列恐怖短篇》，希望能带给读者带来真正的恐怖感受，如果能得到读者朋友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愿将恐怖进行到底！

韩彪

2003.11.10





# 目 录



- 我看见了我自己/1
- 鬼 咒/20
- 三世签/53
- 血妖魔/79
- 第十首斯拉夫舞曲/96
- 古槐凶魂/105
- 麻花辫/122
- 双胞胎/159
- 不祥的屋子/174



WOKANJIANLEWOZITI  
我看见了我自己



- 不夜天/198  
穿白雨衣的女人/213  
地下室的血痕/220  
第五种结局/226  
鬼 碟/252  
死亡之眼/258  
镜鬼·鬼镜/292  
无法抗拒的声音/298  
诡异的圆脸/307  
鬼 友/310





## 我看见了我自己

终于熬到放暑假了，暂且不管考试的成绩如何，由于早就和阿飞等人商量好要去三峡作一次今年流行的“三峡告别游”，所以刚放假的第二天便收拾好行李，和阿飞、老妹（小许）、Mary、姚姚、团长、宏兴、老姚、小弟一行九人坐上了开往重庆的9次列车。

天晓得阿飞是怎么想的，三十四个小时的旅程，她居然给我们买的是硬坐票，而且车上还没有空调，借用车上碰见的一位哥们的话：“这简直就是杀人嘛。”

在晚点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告别了车厢。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后，双脚又回到了地面上，感觉竟然有些亲切。我们在 Mary 的同学接待下出了火车站，住进了一家招待所。

在重庆我们玩了两天，第二天的晚上七点，我们登上了一艘名为“江汉 50”的游船，开始了我们两天三夜的江上生活。

上到船上，才知道由于票不好买，只买到四等舱的票，虽然有些不尽人意，但想想总比没有强，凑合吧。

我们的票是四等舱的十一号，在船二层的末尾处。四等舱是一间狭长的屋子，大概可以容纳近二十三、四个人的样子。我们上船后，把行李放好，收拾了一下，就算安顿了下来。



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我们各自选好自己的铺位，都感觉饿了，于是纷纷拿出吃的。但舱里又闷又热，所以我们就来到船尾，拿了几张铺上的凉席，一边吹着江风，一边来用各种食物来填满我们的肚子。

八点三十分左右，船起锚了。望着江边闪烁的霓虹，我们告别了重庆。

由于船是顺流而下，从船尾看去，船速似乎并不慢。大家边吃边聊，时间也就显得过的很快。不一会儿，阿飞说已经十一点多了，明天早上还要到丰都鬼城玩，不如大家早点睡吧。Mary、小弟早已经躺倒在甲板上进入了梦乡，姚姚和阿飞去洗澡了，团长回舱去了，宏兴和老姚也凑在一起躺在了凉席上，我则和小许坐在栏杆旁聊天。

天是一种深深的蓝色，很晴，星星也很多。我和小许靠着船栏，看着天上的星星，江风一阵一阵地吹在我们的脸上，虽然有一些冷，但很舒服。

船依旧以不慢的速度向前行驶，船头的探照灯照到了两岸的小山，在深深的暮色映衬下，山上闪烁的绿色的指示灯竟使一座座连绵不断的小山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船尾的马达发出不大不小的轰鸣声，水花在我们身后飞溅而出。我们就在这浓浓的夜色下海阔天空地聊着天。

时间过得很快，不一会儿，阿飞来叫我们，告诉我们已经快十二点了。我们就把 Mary 和小弟带回舱去睡，随后我们也就洗澡睡觉了。

正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隐约听见有人叫我，由于



头天晚上睡晚了，再加上累，更变得不想起来。但又有人推我，不得不睁开眼睛，一看是阿飞，便含糊地说道：“干什么呀？”

“起来了，咱们到了。”

“到哪了？内蒙古？”

“少废话，起不起吧？”说着她便拿起了一瓶矿泉水。

我没办法，只好起床。因为我知道，如果在5秒内我还保持不动的话，在第6秒前那瓶水一定会倒在我脸上的。

起床洗漱完毕后，见团长拿着一打票回来了。与此同时，船上的喇叭通知道：再过三十分钟就将到达第一个景点——丰都鬼城。于是我们带好随身的物品和水，在九点四十分左右随导游下了船。

丰都是一座古城，由于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少关于鬼的传说，再加上也曾有一些文献上有过某些记载，因此一些人们利用人对于鬼的好奇心和丰都本身的地理位置，人工建造了这样一座“鬼城”，来赚取游览三峡的游客的钱。

我本来对于灵魂或是鬼等都是有着很浓厚的兴趣的，但对于像这样的人文景观却一向认为很无聊。但无奈票已经买好了，而且一向胆小的小许也显得颇有兴致，要我一定陪她去，我也就只好和大家一起下船了。

下船随导游沿码头抬阶而上，第一眼见到的是所谓的鬼城的标志——在一根锥型支架上的南瓜似的鬼头。沿街有着无数的小商贩，在兜售着各种随处可见的“特产”，使我感到不是在“鬼城”而更像是在一个集贸市场



场。不过其他人看起来到满有兴趣的样子，特别是小许，拉着我一会儿看看这，一会儿看看那。我虽然没有什么兴趣逛，但一面要跟着小许，一面又要注意跟上导游，到也很是忙活。

经过几条长街，我们来到了鬼城所坐落的那座山脚下。和任何的公园没什么区别，一座牌坊似的大门，正上方的匾额上写着“天下名山”，里里外外挤满了游客。跟随着人群，我们走进了这座“鬼城”。

不出所料，鬼城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随处可见的只不过是一些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造的人工景点，“哼哈祠”、“药王庙”、“奈何桥”、“阎王殿”等等，都是一些尽人皆知的东西，也并无多少新意。

一路走到“天王殿”，看看周围，发现只剩我和小许了，别人不知去看什么了。小许到是不在乎，依然到处观赏。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天王殿”的后面，发现这里似乎是一处游客罕至的地方，不过到是仍然有一处买“特产”的小摊。小许又拉着我跑到那小摊前想挑些东西，我却担心回船的时间快到了，催促她快些。

小许却不管那些，正为了一串念珠与那摊主在“杀价”，我因为有些着急回船，习惯性地想抬起手腕看看几点了，但马上发现我又忘记我的表已经在火车上丢了。正在这时，小许与那位摊主的“杀价”失败，本来要放弃继续买东西，但正好看到我抬腕的动作，让她也想起来了我的表丢了，于是一回头指着摊上的一块表对摊主道：“哎？刚才怎么没看到这儿有块表呢？您把这块表拿过来看看。”

小许看了看那块表，又问道：“多少钱？”



“五十元。”摊主答道。

我这时抬起头看了那位摊主一眼，那是一位六七十岁年纪的老头，满脸的皱纹，一看就是那种长年生活在山区，只靠做点小生意过活的人。

破天荒小许这次竟没“杀价”，只问：“还有么？可不可以再拿一块挑一挑？”

“没了，就这一块了。”

小许又看了看，便掏出钱来把那块表买了下来。

“哥，送你。”说着小许把表递到我面前。

我一愣，道：“哎，这是干吗？”

“送你呗，你的表不是丢了么？玩这一路还有好几天呢，没表多不方便啊。”

“那也不用你花钱啊！”

“怎么了嘛，当老妹的想送你样东西都不要吗？”说着小许的嘴又噘了起来。

“没，没那个意思，我只不过是觉得在这儿买……”

“得了，小玩艺嘛，就算带着玩好了。何况也算是个到鬼城的纪念。”

我没得说了，只好接过表：“那就谢谢老妹了。”

“谢什么，来，我给你带上。”说着小许把表带在了我的手腕上。

我这才仔细的看看这块表，这是一块黑色的塑料电子表，圆形的表盘，有机玻璃的表面，表盘的底色是白色，上面画着一只蓝色的小鬼头，小鬼头的眼睛一大一小，嘴好像在笑，露出两颗尖牙，正中央的鼻子上伸出一长一短两只手正好作表针，表盘的一周用汉字写着一至十二。



“可爱么？”小许问道。

“嗯，就跟你一样。”

“什么？那你不是说我长得像鬼了？”

“不是啦，我是说跟你一样可爱啊！”

我这才笑了笑：“我知道啊，我们快走吧。”

说完便拉着小许往下山的路走去。可我的心中却不知怎的突然闪过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但仔细想想，又全然没有头绪。

走回到“天王殿”，我的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猛然一回头，看见那座小摊并无任何异样，只是似乎那老头还对我笑了笑，我不禁摇了摇头，对自己笑了笑：“大概是平时小说看多了，总不成那小摊会一下子消失了吧，我又不是卫斯理。”

下山很快，在半山腰处，我们碰上了阿飞和 Mary，果然时间不多了，我们加快脚步，终于在开船前五分钟赶回了“江汉 50”。

回船之后已是将近中午了，我们到餐厅吃了一顿午餐后，下午，各自回床上休息了近两个小时。傍晚，船上的广播又通知说今晚船将到达奉节，随后要在江中抛锚过夜。阿飞听说去不了白帝城了，一脸的不高兴，其他人到是无所谓的样子，打牌、聊天，时间也就不知不觉的到了晚上。

晚上大概十点多的样子，我洗完澡，回到船舱，见阿飞等人都早早的躺下了。“可能是因为明天早上五点就要起来看三峡的第一峡——瞿塘峡的原因吧，看来大家都休息的够早的。”

我也正要躺下，忽然发现小许不在舱里，“这么晚



上哪去了？”我正想出去看看，走到门口却刚好碰上小许在往回走。我还没来得及问她，她反而先对我说道：“老哥，现在有事么？”

“没什么事，怎么了？”

“那聊会儿天好么？”

“挺晚的了，明天还得早起呢，早点睡吧。”

“就一会儿，好不好？”

我没辙，反正我也不是很困，又加上刚洗完澡，江风一吹感觉更清醒了。

“好吧。”我答道。

于是我们来到船尾，坐在栏杆旁，我刚想说话，忽然间我发现船的周围不知是什么时候竟起了一层雾，虽然看起来不是很浓的样子，但我记得好像刚才我洗澡回来时还没有这层雾的。

“江上也会起雾吗？”小许也发现了这一层雾，向我问道。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耸了耸肩。就在这时，我忽然间又感到心头闪过了早上在鬼城曾有过的那一种感觉，可是我依然无法捕捉到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不自觉的看了看那块新买的表，小鬼的两手指着十一点零五分。

“怎么了？”

“没什么。”我笑了笑，“神经过敏吧。”我对自己道。

我和小许随便聊了一会儿，听道船上的喇叭广播道，在船的五层设有舞厅，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到五层的门口买票。小许一听，立马就要拉着我去，我虽然对跳





舞一向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架不住小许非要去看看，只好陪她去。

“要不要把阿飞她们叫上？”我问。

“好啊，我去叫她们。”小许答道。

过了一会，小许噘着嘴从舱里走了出来，“一个比一个睡得香，怎么叫也不起。”

“好了，那就我们去好了。”

我们来到五层，所谓“舞厅”就是五层那个稍微看得过去一些的餐厅，到了晚上把桌椅一撤，灯光一开，就成了“舞厅”。

我们走进舞厅，里面灯光很暗，吊顶的球灯在慢慢地旋转，曲子都是一些一般舞厅中常放的曲子，人不是很多，但也并非是冷场的感觉，舞池中三三两两的有几对人在跳着两步。我们则先找了一个靠边的位子坐了下来。

我对跳舞一向没什么兴趣，所以便坐在位子上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歇了一会儿，我看了看表，十一点三十分。这时，我才发现这块新买的表竟然还是带荧光的。表盘一周的数字和那只小鬼头的轮廓都用荧光描过，在这样黑的情况下闪着绿莹莹的微光，到给这块表凭添了几分诡异的色彩。

又过了一会，有人来请小许跳，我便更加自在地休息起来。但好景不长，小许时不时地拉我进舞池，不跳的时候也不让我闲着，和我东拉西扯，我也没办法，既然是陪老妹来的，就只好继续陪她好好玩了。

跳了好一会儿，我先回到了座位上，随后小许也回来了，一下子坐在我身边，显得迷迷糊糊的道：“哥，



我有点困了。”

我等这句话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立即道：“那咱们回去吧。”

就在这时，我刚要起身带小许回船舱，在我一欠身的时候，我扫了一眼舞池，突然我发现有什么不对。现在想来，当时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就好像是一种对异常事物的本能感应。我立刻感到似乎是舞池中有问题，于是我马上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舞池。

那时舞会已经接近结束，舞厅中只剩下了不多的几对人，而正在跳舞的只有三对人，本来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一开始也以为又是我神经过敏了，但是当我再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后，我被我所看到的惊呆了。

当时我的感受真的不知用什么来形容好，震惊可能只能描述我当时的表情，但绝对无法表达出我心里的感觉。我自认并不是一个十分胆小的人，也亲身曾经历过几件令人恐惧的事，但我还是在那一刹那感到自己置身于极度的恐怖中！

当时舞厅里由于正在播放一支慢节奏的曲子，为了配合音乐，灯光也十分暗淡。在那样的光线条件下，我对舞池里的情况本应看的不是十分清晰，但由于我是早就觉得有些异样，所以观察得也就格外仔细。

舞池中共有三对男女还在跳，一开始，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可当我再仔细注视了将近五分钟后，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无论我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那三对男女的样子竟然完全一样！

我当时所坐的位子离那三对人大约有十几米的的样子，就算光线条件很差，但我对我自己的夜视能力还是